

在文学馆听讲座

ZAI WEN XUE GUAN TING JIANG ZUO

生命的对话

舒乙 傅光明 / 主编



中国现代文学馆演讲录系列丛书2001/2002 第二辑·总第五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在文学馆听讲座

舒乙 傅光明 主编

第一辑 历史的圈套

第二辑 生命的对话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文学馆听讲座. 生命的对话/舒乙,傅光明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8
(中国现代文学馆演讲录系列丛书 2001/2002 年第 2 辑)
ISBN 7-5004-3481-2

I. 在… II. ①舒… ②傅… III. 文学-讲座
IV. 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1748 号

责任编辑 郭沂纹
责任校对 李小冰
封面设计 博尔
版式设计 郑以京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3

传真 010-64030272

网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仰山印刷厂

装订 精美华装订厂

版次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5

插页 2

字数 227 千字

印数 1-8000 册

定价 2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名家演讲 荡气回肠

从维熙

我的文学与人生

雷 达

从长篇小说创作看世纪之交的文学思潮

李 辉

巴金——云与火的景象

杨 义

明代的“四大奇书”

周 涛

散文：思想与生命的对话

陈平原

“通俗小说”在中国

刘扬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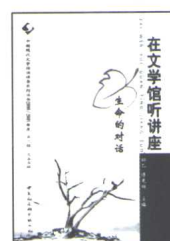
中国电视剧的现状和问题

崔道怡

金蔷薇与方苹果

张同吾

90年代诗歌创作及审美特征



总策划：博 尔

目 录

目 录

我的文学与人生	从维熙(1)
从长篇小说创作看世纪之交的文学思潮	雷 达(31)
巴金——云与火的景象	李 辉(70)
明代的“四大奇书”	杨 义(111)
散文:思想与生命的对话	
——我经历了,我记录了	周 涛(147)
补遗:	
“通俗小说”在中国	陈平原(185)
中国电视剧的现状和问题	刘扬体(203)
金蔷薇与方苹果	
——文学作品的创作与欣赏	崔道怡(236)
90年代诗歌创作及审美特征	张同吾(277)

我的文学与人生

从维熙*

2001年10月28日

傅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馆。今天我为大家请来了著名作家从维熙先生,我愿意亲切地叫他从老师。从老师是1957年的“右派”,他在50年代初,同其他几位作家一起崭露头角,同王蒙先生、刘绍棠先生、邓友梅先生四位一起,被喻为当时的文坛四只“小天鹅”。被打成“右派”之后,沉寂了22年。粉碎“四人帮”之后,重新复出,创作生命有了第二次的青春。到今天呢,刘绍棠先生已经过世了,剩下的三只“小天鹅”,都已经年近七旬,创作力却依然保持着旺盛。从老师从粉碎“四人帮”之后,写出了非常多的优秀作品,他因为《大墙下的红玉兰》这篇作品被喻为中国的“大墙文学之父”。从老师深居简出,能把他请来非常不容易,今天呢,舒乙馆长特别上台陪坐,可见对从老师的敬重。下面我还要讲一下注意事项,每一次我都强调,今天再一次发出请求,请那些带着呼机手机的朋友们,赶紧检查一下是不是关掉了。文学馆尽量为大家营造一个高品质的演讲,希望来听的朋友们,也是高素质的听众,这样咱们才能够……现在就开始叫了,赶紧关掉吧,免得在演讲过程中我们都尴尬。下边呢,我们欢迎从老师演讲“文学与人生”。

* 作家。

今天天气是阳光灿烂,天蓝云白,能有这么多热心的朋友到这里来听我讲演,我感到十分荣幸。我想大家能从各个角落来到这里,都是很虔诚的文学爱好者,有的不一定读过我的什么书,而可能是对文学馆里面的很多偶像,从五四以来的很多文化大师更加崇拜之故。这儿确实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地方,它是五四以来文学大师们精神的栖息地,而且又是存放他们文学著作的码头和港湾。所以文学馆从去年就跟我说要我到这儿来讲讲,我自己很胆怯,因为我的语言表达能力很差。按照我夫人的说法,我是文字表达能力百分之百,语言表达能力百分之二十,其中相差百分之八十。这个呢,也不奇怪,很多作家都不善于谈吐,像巴金先生。老舍先生善讲,因为我听过老舍先生的讲演。还有一些人,像张洁啊,你让她往这儿一坐,她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所以说从去年起文学馆就跟我打了招呼让我来啊,我就一直拖,拖到今天感到在舒乙跟傅光明的盛情之下,再不从命的话,觉得有点对不起先祖——这儿的很多文学大师们了,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呢,这儿还有鲁迅先生的文魂。鲁迅大家都知道,用他的那副对联说,就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啊,组成他人文精神的全部。前面一部分指很冷静地对待社会,后面一部分是指他那种孺子牛的公仆精神。

所以到这儿来讲课的,无论是学者、作家、评论家等等,都只能来讲实话,绝对不要来讲套话、虚话。这也增加了我的难度。过去我到别的大学去的时候从来不带讲稿,拿张纸划几句。这回我就不敢,我用了五天时间在电脑里打来打去,想给大家做一个很明确的交待。一来对得起主持会议的两位,第二呢,不负这么多从五四以来的文学大师们的目光,第三我更不能愧对来听我讲演的热心听众们的期望。

今天我想讲一下“文学与人生”这个大题目。我考虑了一下,宏观的论述容易枯燥,难免流于理论。后来我干脆把它微观地处

理了一下,把它变成“我的文学与人生”,这样讲大家可能听起来会更具体,更形象,更好说明问题。

文学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文学是人学,这句话是老生常谈了。其实它囊括的东西在人学的范畴之内,无所不在其内。天文、地理、数学、哲学等等吧,都是它所要表达的范畴中的一隅。古人说“揽万物于桌头,拢田地于笔下”,这就说明文学的概念非常广泛,就是说无所不是它所表达的内容。所以从人学的概念上说,从我们那个老祖宗的《诗经》的开篇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描述中看,这里既有人又有河川,还有鸟的鸣叫声。所以说,似乎从我们的老祖宗最古老的文学《诗经》的第一篇起,就囊括了天地之间的自然与人,已经给我们的文学定位了,就是以人本来为主的。当然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河里游的无不纳入其中。

所以文学的总体包容是非常广泛的。文学工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有人把它说得神乎其神,就像一般凡人不可理喻似的。我自己认为,它就是一种寻梦、解梦、析梦的工作。在生活里边去寻找梦,去发现梦,去解析梦,去涂抹梦,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梦是怎么样形成的?按弗洛伊德的说法,梦产生于主观,我不否认这种看法。比如说在座的青春少男少女们,他们这时候经常做一些春梦,他们的春梦产生于一种生理本能的各种需求,这是产生于主观色彩的梦境。

但是更主要的,梦是来自于客体东西,是大脑皮层折射于生活的结果。白天你看见的各种形态的物质,到晚上躺下的时候,到子夜深更的时候,才有梦的回光。梦里面所折射的东西也都是你在白天所看见过的东西。我记得美学家王朝闻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他说躺在农村的土炕上,看严冬季节玻璃窗上结冻的冰花,你说冰花这儿像老虎,那儿像狮子,有的像各种动物,有的像等等。你所以产生了这种很奇妙的联想,因为你在生活里看见过老

虎,看见过狮子。你又说了,你看那天上的浮云像骷髅,骷髅你没见过,何以会产生这种反射呢?骷髅是通过童年起往从耳朵里灌输的鬼怪小说,神话故事,从童年起你到庙宇里面去看很多的泥像,如十八罗汉,牛头马面,阎王判官,都在你大脑皮层里产生一种折射,这种折射过来的东西,是你在梦境里面再现的东西。这是间接折射的结果。

文学的本质也是一样,就是说,生活里边对你的精神有很强的刺激震动的一些事情,你反过来把它写在稿纸之上,今天你把它输入到电脑之中,其道理全是一样的。所以我个人认为文学工作说到底就是寻梦,找梦,析梦,解梦,涂梦。就把这个梦啊,你生活里边对你折射过的东西,在你的笔下,再重现出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这个所谓奥妙的文学工作并不奥妙之所在。它就反映一个客观的你所经历的那种生活。所以这里边就涉及到我这个人了。

我这个人既是知识分子共性的遭遇,又有个体遭遇的一个作家。共性遭遇呢,就是说大家一块共同度过了我们建国初期充满了理想主义的50年代,经过了1958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等等;其个体遭遇呢,好像比其他的知识分子又多了很多属于我自己所经历的那种生活。我记得我是从1951年元月1日,在《光明日报》的大、中学生征文版上第一次发表作品的。当时编辑部写在旁边的文章说,收到有几千份稿子。我的稿子光荣地入选了。我记忆里边,第一次接到稿费的时候,不是真正的钱,寄给我的是一张折合90斤小米的票据。那个时候我也不清楚为什么要用小米来折合稿费,就是说你应当得到90斤小米的那种价值。因可以说,我是从1951年1月1日开始文学生涯的。

我的家庭,按照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法属于地主家庭,属于书香门第。土地不算多,家里有170亩地,14口人。我的爷爷是清末年的一个秀才,我的父亲没有继承我爷爷的衣钵,他是搞理

工的,考北洋大学的时候在理工科拿到了前三名,那也是非常难得的。他考进了北洋大学。我的叔叔考进了辅仁大学的国文系。我的两个姑姑跟老舍夫人胡絮青先生一样,后来也入了北师,去当教师。

从我这个家庭来看呢,我没继承我爸爸的遗传基因,好像是属于一种隔代遗传吧,我反而从我爷爷身上吸取了一些东西。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面,除去刚才我跟大家讲到的那些神怪故事,鬼怪故事,神话以外,爷爷是给了我文学营养的人。我的老家在河北省玉田县,我们城南有一条河叫暖泉河,就是在冬天的时候,下面泉眼也在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小时候,爷爷常带我到那儿去吟诵古诗。当时自己不懂,现在回忆起来,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对我说来可就大了。

当时我并不知道什么叫文学,也没有立志要当什么作家,但是从小的这种潜移默化的熏陶,就好像给我的幼年心里播下了一颗文学的种子。或者从他的生命遗传里,在隔代遗传里,我有他的某种的生命基因。我记得那时候,我是一个非常胆怯怕事的人,我有个姑姑,她爱讲鬼怪的故事,经常吓得我夜里做噩梦。我的爷爷住在东间屋里,我住在西间屋子里,从东边的屋子到西边的屋子要有一段路。有一次她讲得特别可怕,我记得从东屋转到西屋去睡觉,过门槛的时候,“啪”的一下就绊倒了,我摔得晕了过去。虽然这是一种所谓的童年记忆,但是对于培养我的文学细胞和文学的潜在能力,是无可估量的。它也刺激我产生各种联想,让我有了潜在的文学之梦。

为什么会产生鬼怪?人死了到哪儿去了?是不是有天堂?我们那县里庙宇特别多,城隍庙啊,孔庙啊,还有一个大唐庙,修建于唐代的。在白天的时候可以到里面去捉迷藏,藏猫猫。一到晚上做的梦全是那个青面獠牙的恶鬼。我童年的时候得过一场大病,差点死去,这可能导致我身体太虚,有轻度的口吃,越是碰

到紧张的事情,越说不出话来。所以让我到这儿来讲演呢,我特别发怵,推了若干次,我说不去吧,换人吧,中国作家有的是,但是盛情难却。

我谈了半天的意思呢,就是说文学工作就是生活折射的产儿,它把最深刻的记忆,最触动心弦的东西留于笔纸和今天的电脑屏幕。这就是最简单的 ABC,而不是 NBA。NBA 是美国篮球协会的标志。文学与人生呢,是双胞胎。你有什么样的人生,就会在你的笔端产生什么样的文学。这好像是一个不可更改的定律。在世界文学史上,文学与人生,人生与作家,就好比人和人的影子,几乎形影难离。从文学的全景观上看我们几代作家,都在反映出自己经历的人生,战争年代的作家难忘前线啊,我们这一代经受苦难的作家难忘激情的政治运动。

举个例子,非常微妙的,我在 1987 年到德国访问的时候,夜宿在波恩。波恩因为有莱茵河从中间流过,看得见莱茵河的水,我夜里居然做了个梦,梦见回到了金钟河。金钟河这个地点在哪儿?就在天津以北,环绕茶淀劳改农场的河。傅光明陪我去那儿的时候,没见到那条河,只是看见了那片无边无际的芦苇荡,方圆几十里。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梦?别人到莱茵河去,可能梦到自己那故乡的河流,我却梦到了过去在劳改的时候环绕我们周围的这条河。

我在那地方做梦所以能够梦见它,就是因为它留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我在河畔的土地上劳改,可以望见河里边一片片白帆。河的对岸就是自由世界,我们这边就是一帮囚徒。在这块土地上陪着我们一起改造的还有犯人,还有拿枪看着犯人的武警战士,始终是在这种精神环境下。到了莱茵河畔,就本能地产生这种反应。

我谈这个问题的目的,就是说大脑皮层还是不断来折射你自己最严酷的那种生活经历。所以几代作家都是折射他自己的生

活,笔端流露出来的也都是他们自己的东西。比如说像巴金写《家》、《春》、《秋》,大家知道,那是巴老从童年起用他那双童眸来看他的那个家族,而留下的他织梦的图画。老舍先生写《骆驼祥子》,写《茶馆》,这个京味大师的鼻祖啊,他也是写他所经历过的、使他最感动的,也是使他最难忘的一些生活场景。当然后来老舍先生很不幸的,就是《正红旗下》没有写完。我非常喜欢这部没有写完的书。你看吧,自古以来,直到五四的作家,直到当代的作家,他们笔端所流露的东西,都是自己所曾经走过的这条路,所曾经目睹过的东西。有的没有直接见到,但是间接地也捕捉到了这样一些东西。

沈从文之所以能写出来美丽的《边城》——我到他的故居,去凤凰城看过,一片青山秀水,那儿离张家界比较近,山是充满阳刚气势的山;那地方有一条河,叫猛洞河,猛洞河一池碧水,根本不起波纹。我记得我到那儿去的时候正好天下微雨,静极了。回来我写了一篇散文叫《女儿河》,我觉得它非常清纯透彻——是这方美丽的水土,养育了沈从文先生,才有他的《边城》问世。从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上说,如果没有他故土那片奇山秀水,何以会有沈从文笔下的清秀文字?胡适也是一样,他说一生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童年乡土。我去过他的故土,和沈从文一样,他的乡土也十分秀美:一条大河从村口流淌而过,村庄被包围在翠绿的山峦之间。那儿叫尚庄,属于安徽省绩溪县。这小小的山村,似乎有文曲星高照,竟然孕育了三个知名的大人物,第一是文人胡适,第二是徽商胡雪岩,还有就是徽墨的创始人胡开文。所以说尚庄产生了“三胡”。

我觉得胡适后来之所以成长为一个教育家、文学家,与那片富有灵气的山水是分不开的。我记得胡适写过一首白话的童诗:“我从山中来,带来兰花草,园中种几株,盼望开花好”,虽然大家听起来这不像诗,但是它代表一种从他那种环境里面来的人非常

纯朴的这种感情。所以说每个人，沈从文也好，胡适先生也好，从文学的那个视角去剖析它，都有可以解释出来的东西，都是跟他们个自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

我讲到这儿，也说一个题外话。那天到胡适先生家里去觐见的时候，我也写了一首诗，写了四句对应胡适先生的诗。我这诗念完了以后，再给大家解释为什么写这个：“遗老遗少皆竖碑，楼堂馆所金碧辉，胡适故居今何在，肥猪拱板破檐垂。”我们那天去参观的时候，天正下着小雨。那细雨斜飞的时候，天气也很凉。我那天正闹肠炎，进了胡适故居以后，我一看周围非常阴暗，很黑，尽管挂着灯啊，大家也是需要走近了去看。正殿悬挂着胡适跟他父亲的像，两个耳房呢，是他的书房。当时我们刚进这个县的时候，县委书记就跟我们提出请求，说你们去那儿看了以后啊，会有感触。我们已经把胡适先生故居呈报国家级的文化保护单位，呈报省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呈报了很久，也不知道究竟对胡适先生有什么看法，始终拖着不批。他当然在国民党呆过了，在蒋介石期间还让他当副总统他不当等等，但他是五四文化运动新文化开拓者之一，是世界级的文化人哪！可是这样一个文化人的故宅，让人看了实在寒心。

那天天冷，我正好又闹肠炎，我就赶紧来找个坑蹲一蹲吧。我刚蹲下以后，就吓了我一跳，后面是个隔板，咣的一声，我说后面什么东西，原来后面是个猪圈，一口大肥猪在用嘴巴拱那个板。所以我就写下了这几句诗。我再给大家来读一遍：“遗老遗少皆竖碑，楼堂馆所金碧辉，胡适故居今何在，肥猪拱板破檐垂。”这是我留在胡适故居的一段题外话。

战争年代的作家怀念战争，在我们这代历经过共和国的黎明历史时期的作家，大部分在 1979 年回归以后，都是倾吐建国之后曲里拐弯的历史：像张贤亮写出《土牢情》、《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王蒙写出《恋爱的季节》、《失恋的季节》等等，都是倾吐这种生活。

还有知青一代作家,像梁晓声、王安忆、张承志等等,也是根据生活主轴线的脉络,用笔墨来倾吐着自己所经历的、所感悟的知青生活。当然这里边也不是没有变数,你好比说过去有一个知青作家,我非常喜欢读她的作品,叫严歌苓。她写过一部叫《雌性草场》,小说是描写插队的这帮女孩们到了那个很荒芜的内蒙古草原以后的各种心态,写得非常好。但是她到了美国以后,她那生活主轴发生变化了,因而她最近的一些书就完全是反映美国生活状态的书,美国的华人生活啊,美国的华人子弟啊等等。这也是因为生活改变了色泽,文学也改变了色泽。

像陈染《与往事干杯》、《私人生活》,像林白《一个人的战争》,为什么她们来反映这些东西?我觉得这里面,也是有她们的生活根基的。她们所生活的年代,像“文革”啊,像这种大流血的年代,她们都没有经历过,或者说经历的时候她们不记事,年纪全非常小,所以她们只能来反映自己身边的这点事情。当然这要反映好了,也是一种功夫,也得需要文学才情,没有的话也写不出来。

所以刚才我跟小傅谈到,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我们应当有一个文学的全景观。这句话是萨特说的,就是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在文学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完全是适用。你可以不喜欢战争年代的作品,你可以不喜欢魏巍,你可以不喜欢那个《吕梁英雄传》,不喜欢孙犁的《风云初记》,这是你个人的阅读兴趣。但它仍然独立存在,他们是从那年代穿越过来的,为此,他们倾吐了整个的生命,全部感情。一句话,他们所有的梦境全留在那个地方了。

所以现在他们拿起笔来画梦的时候,当然是他们的那种生活。你可以不喜欢写劳改生活,所谓大墙,从维熙啊,张贤亮啊等等,诸如此类,这是每个人的志趣,都不一样,不可强求。但它是一种客观存在。你可以不喜欢陈染啊,甚至现在所谓“新新人类”的小儿小女,所谓美女作家,每天谈一些什么所谓酒吧啊,猫啊,

狗啊,身边琐事啊等等,这样一些聚集成篇,把它拧合在一起的作品。作为我个人来讲,我也不太喜欢这些作品。但是 you 不得不承认它有存在的理由。它为什么存在?社会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你不让它存在是不客观的,它要顽强地来表现自己。其实“自我”并不是一种新词汇,自古以来文人全是强烈表现自我的,自我的概念就是自己来表现自己的人生。

所以说,我希望朋友们对文学可以喜欢张三,讨厌李四,但是你得客观地承认它的存在的合理性。至于你个人的爱好那是你个人的问题。但是一个评论家评论起文学来,自五四以来一直排到现在,这整个过程你要全纳入其内。

就我来讲,我是一个历经磨难的作家。法国的大作家雨果说过,苦难是一所学校。俄国的大批评家别林斯基说得好像更透彻,他说苦难是一所最好的社会大学。我只上过北师,就是中专,毕业以后没过几年就沦为囚徒。所以我经过的这条路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完全是属于我自己,很少有知识分子涉猎这个生活领域。

下面我想谈一谈我生活的具体感受了。截止到今年年底吧,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前后一共出版了 59 本书。有我的八卷《文集》,当然那八卷《文集》里面全概括其内了,其中有在 80 年代文学的非正常时期的反复重印,印了以后又给你印了,这书里面有,那书里又有。这样总加起来一共 59 本书,其中百分之八十吧,是写我这 20 年的生活。我主要向听众同志们谈一谈我的生活,也就是能够产生这样一些作品的原因。由于生活主调中充满悲怆,完全丢掉了我在年轻的时候、童年时候所师承的那种诗情画意的小说,而走向很深沉、严峻。唱的大部分全是悲歌,而不是喜鹊登枝。

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人?现在我谈一谈我所经历的那种生活感受。我 1957 年被划为右派以后,并没有马上被送到社

会的最底层去。在1958年大炼钢铁、大跃进的阶段,自己又向党忠诚地交心,不断地讲实话,在农村干了一些什么事吧,在汇报里就得讲出来。结果是我跟我原来的妻子,在1960年11月13日,一块被送进了大墙之内。临走的时候坐在吉普车上,押送我们的那个警察说,希望你们老实一点,不然的话,你看我这儿带着手铐。你们全是知识分子,我知道你们能够自己掂量这个分量。当时,是东城区分局派出所来押送的,20年辗转流离了大概有十几个地方。

现在我谈谈这部分的生活。我先谈一谈肉体所经历的东西。中国知识分子在批胡风以后大都经历过肉体上的锻炼。我这20年来,七千多个日日夜夜里,开过铁矿,烧过砖窑。开铁矿,大家知道,铁矿粉全是红的,出来以后一个个全成红鬼。烧砖窑呢,就是在里面烧的时候,无论夏天多热都要到里面去,回来把那烧成的砖坯车往外拉,那砖坯啊很重,每个坯车要装上二百块的话,那得相当多少斤哪!有的坯车小一点,有的坯车大一点,那是累断了骨头,熬断了筋的活儿。我还当过车工,当过铣工,车床的那个铣工,这当然全是在劳改农场里边。在地壳下边一百多米二百米的样子吧,我还挖过三年煤,当过三年的煤黑子。

这20年的生活里我有三次大难不死。第一次是差点儿变成独眼龙。那是没有送进劳改单位以前,在西山潭柘寺后山沟里边,跟市委的好多右派一起改造,王蒙也在。有一天崩山开石头,崩下来以后啊,要大家把石头装到背篓里边,背到指定的地方去垒田堰。我往下一走呢,正好炮崩的那块石头带尖,我被石头绊倒之后,一下扎到眉心。留了一道浅浅的疤痕。要再往下错上一寸,我的左眼就瞎了,就成了现在好像阿富汗塔利班外交部发言人旁边坐的那个翻译那样,还蒙着一只眼睛,当然更不雅观了。这是次苦难经历。

第二次是在煤矿,是在山西劳改煤矿里边。矿山透水,大家